

名作名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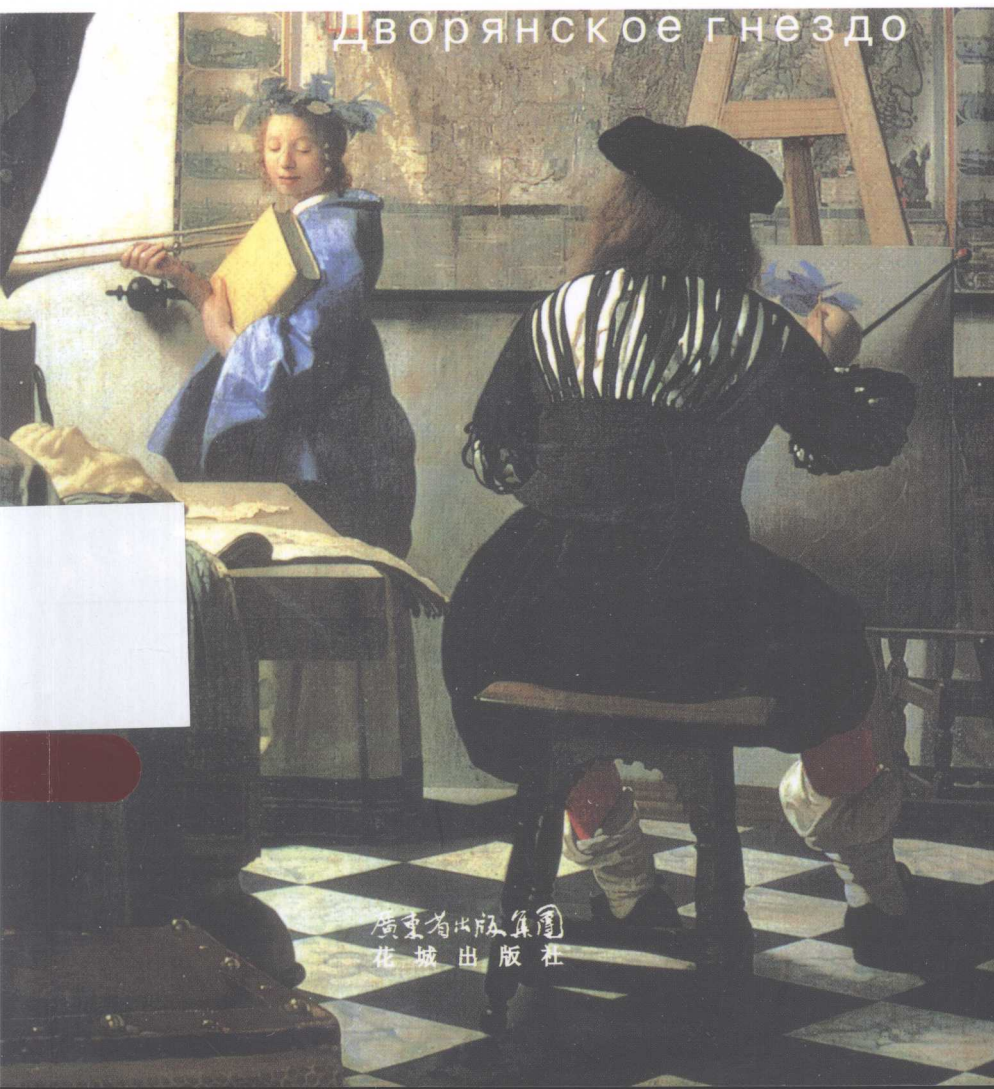
[俄罗斯] 伊凡·屠格涅夫 著

Иван Тургенев

智量 译

贵族之家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013031908

I512.44

74

名作名译

[俄罗斯] 伊凡·屠格涅夫 著

Иван Тургенев

智量 译

贵族之家

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



北航

C1639316

广东省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I512.44
74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贵族之家 / (俄罗斯) 屠格涅夫著 ; 智量译.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3. 4
(名作名译)
ISBN 978-7-5360-6730-1

I. ①贵… II. ①屠… ②智… III. ①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①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61431号

出版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林宋瑜 揭莉琳 余佳娜
技术编辑: 凌春梅
装帧设计: 礼孩书衣坊

| | |
|------|---|
| 书 名 | 贵族之家 GUIZU ZHI JIA |
| 出版发行 |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 A 区) |
| 开 本 | 880 毫米×1230 毫米 32 开 |
| 印 张 | 8.375 1 插页 |
| 字 数 | 200,000 字 |
| 版 次 |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 定 价 | 2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名家导读



俄国伟大的作家屠格涅夫是中国读者非常熟悉和喜爱的。他的作品在我国，和在全世界各个国家一样，从来都畅销不衰。这里给您提供的，是他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代表作《贵族之家》。

屠格涅夫的全名是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他生于公元1818年，死于1883年；俄国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又曾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历史、希腊文和拉丁文。他在19世纪中期俄国剧烈的政治思想斗争与冲突中，属于自由主义派别，他反对农奴制度，却不赞成当时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等人的观点，他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改革。然而，由于他对广大农奴和下层劳苦大众的深厚同情，以及他的文学天赋，他的作品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俄国社会的现实，受到广泛的肯定和喜爱，即使是沙皇政府和主张暴力革命的人士，都不得不承认他是一位伟大的作家，欣赏他优美的文笔，并且赞赏他的人道主义精神。

屠格涅夫说：“……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生活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和他本人的喜爱并不符合。”终其一生，他的确是坚守了这样的创作原则。屠格涅夫一生创作成果丰富，题材涉及俄国和西欧的广大地域，写了从最贫苦的农民直到上层贵族阶级的生活，体裁也是多种多样，有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日记体小说，微型小说，剧本，抒情诗，叙事诗，诗体小说，笔记，杂文，散文，散文诗，论著，评论，书信等等，实在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多产作家。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系列中的第二部，是其中最为优美动人的一部，写于1859年。这是一部感人至深的爱情小说，也是一部深刻反映时代的社会小说。其中每一个人物的命运，他们的爱情经历与悲欢离合，都和他们所处的时代和历史现实紧密相关。作品中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都具体地表现出时代和历史的烙印，他们在恋爱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特点和利害考虑，都是一种人在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人性表现。艺术的形象思维的产品能够达到如此高度的思想概括程度，在世界文化史上并不多见。因此，这部小说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经典。

屠格涅夫身为俄国贵族，但是他从不认为贵族在当时是一个先进的阶级。《贵族之家》这个书名如果直译，应是《贵族之窝》（书中也曾反复出现过“窝”这个字眼），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生动真实地看到，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俄国的老一代贵族怎样在他们的窝窠中苟延偷生，而新的一代又怎样在拆毁和改造这窝窠，使自己从灵魂到肉体都能随全体俄罗斯人民一同进入新时代。而新与旧的斗争往往又体现

在同一个人的心中和身上，于是这窝窠的内外和周围又有着形形色色的各种各样的人。这里有别斯托夫家和卡里金家那些老的一代，有苏洛奇卡和莲诺奇卡等新的一代，也有潘申、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米哈烈维奇、丽莎和拉夫列茨基这些中间的一代。尤其是这中间的一代，他们身上正体现着时代的变迁和新旧的矛盾。于是故事便主要集中在他们身上。

拉夫列茨基是故事的中心人物，这是一个不甘于旧生活的束缚，满怀新生希望的人，但同时也是一个受尽生活折磨，处处碰壁，痛苦一生的人。他的悲剧遭遇是时代给予他的，他身上体现着那个时代的主要的特征。他是一个当时俄国贵族知识分子中为数很多的“多余的人”。他思想多，行动少；顾虑重重，举步维艰；他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却很少为祖国做出贡献；他欲爱不能，欲恨不能，似乎终身都被束缚在环境、教养和时代以及他自身所加给他的枷锁中。到最后，眼见新一代人欢乐歌唱，只能自嘲似的说一声：“你啊你，孤苦伶仃的老年！赶快燃尽吧，毫无用处的生命！”屠格涅夫在这个人物身上对这一类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不过，我们从《贵族之家》中可以看到，屠格涅夫在批判多余人的同时，仍然对他们比较公正，他并没有把拉夫列茨基写成一个一无是处的人。

作品中所描写的拉夫列茨基与米哈烈维奇和潘申这两个人的矛盾值得读者留心。潘申无疑是作者否定的对象，从他的渺小卑微之中我们可以对比地看到拉夫列茨基（或者说所有多余人）的高大之处：屠格涅夫本人是一个西欧派自由主义者，而他笔下的潘申这个卑鄙下流之徒竟也是一个西欧派，从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钦佩屠格涅夫作为一位伟大艺术家的

真诚的公正。而米哈烈维奇这个人物则是作者有意写来传达时代与历史气息和衬托拉夫列茨基的。这位兴奋、夸张、浮躁同时又善良而富有诗意的理想主义者和浪漫派拉夫列茨基之间那一整夜的争论，很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作者所想要在这本书里表达的东西。很多人在读这本书时往往忽略了对米哈烈维奇这个人物加以思考。

丽莎是作品的女主人公，她聪明、深沉、严肃、忠实、纯洁、善良。她身为贵族小姐，却和普通人之间并无间隔，她笃信上帝，最终成为一名修女。她对祖国和普通老百姓的热爱，让她和拉夫列茨基在心底里有了相互靠近的基础。可怜她一生一世只享受过那么一点儿爱的甜蜜，只在自己所爱的人怀抱里停过几分钟，只得到过他的一次短短的亲吻。当她知道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又来找到拉夫列茨基时，她连再让他拉一次手也不同意，为的是保持自己良心的洁白和对上帝的忠贞。在这里，读者朋友们会不会觉得，丽莎这个人过于固执、简单和迂阔，是她给她自己也给拉夫列茨基带来了这样大的（也许是并无必要的）不幸？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中，不正是缺少像她这样真挚、顽强、坚定、单纯的人吗？是的，丽莎只是屠格涅夫笔下的一个理想少女，不是一个真正存在的人。写到这里，真觉得屠格涅夫不应该让丽莎的灵魂和身体披上那样一件沉重的宗教的外衣，这件外衣过分地遮盖和压抑了她作为人的自然本性，未必只有成为一个宗教信仰徒，一个人才能拥有这样完美的人性。

与丽莎强烈对比的是瓦尔瓦拉·巴夫罗芙娜·科罗宾娜。这个浅薄、放荡、狡猾的，以追求肉体满足为人生唯一目的的女人，让人读过对她的种种描述之后禁不住一阵阵恶心。作

家巧妙地把她安排为拉夫列茨基的妻子，而让丽莎成为拉夫列茨基真正所爱的人，又让那位丽莎的热烈追求者潘申最后和她勾搭成奸，形成两两交叉又相互对比的一个四边形。这是屠格涅夫这位作家艺术技巧高明之所在，也可见这位作家写小说时的良苦用心。

不过，在这里，我想就屠格涅夫小说总体上的一个主要特点再说几句话。屠格涅夫所有的小说都是爱情小说。爱情本是人类生活的一个最主要、最基本的内容。阴阳、正负、男女相互之间的差异和相吸，是整个客观物质世界构造的基础，文学既是写人的，便首先自然而然地要写到人的爱情。其实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不长于写爱情，否则他就不是一个作家。然而屠格涅夫这位作家与众不同，大家一致公认他是一位最长于写爱情的作家（这就等于说他是一位最有本领的小说艺术家）。读了屠格涅夫的小说，你会体味到爱的甜蜜，爱的苦楚，知道恋爱中的人有怎样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了解爱情发展的曲折和变化过程。屠格涅夫能让你身临其境地体验到，什么是爱情。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恋情，难道不让你心灵激动吗？至于他们的恋情到底是怎样展现的，请读者自己去阅读，并在自己的阅读中得到享受和启发吧。

其实，屠格涅夫对爱情的看法在根本上是悲观的，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爱情甚至不能算作是一种感情，它是一种疾病。”在屠格涅夫笔下，爱情的力量往往被夸大，往往是爱情支配人而不是人支配爱情；爱情往往不给人带来幸福，而是带来痛苦。有趣的是，屠格涅夫这位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和另一位与他基本同时代的、也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英国的狄更斯，在这一点上却几乎相反，一个专写爱情悲剧，一个

则专写大团圆。恐怕很难说他们当中哪一个全对，哪一个全错。但就《贵族之家》而言，恋爱结局是合乎人物性格特征也符合生活客观规律的。

智 量

2006年1月

目 录

CONTENTS



001

贵族之家



247

附 录



1



一个晴朗的春日，将近黄昏，几片玫瑰色的小云朵高悬在清澈的天空，看似没有飘移，却在渐渐消失于蓝天的深处。

在省城O市靠近郊外的一条街道上，一幢漂亮住宅敞开的窗前（这是一八四二年的事）坐着两位妇人：一位五十岁左右，另一位已经是个老太太，大约有七十来岁。

第一位名叫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卡里金娜。她丈夫原是一个省检察官，当时是个有名的能干人，为人机敏、果断、易怒而固执，十年前过世了。他受过良好的教育，上过大学，可是，由于出身低微，年轻时便知道必须为自己开拓前程和积攒钱财。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嫁给他是出于爱情：他长相不难看，人也聪明；而且，只要他愿意，还会表现得非常之讨人喜欢。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娘家姓别斯托夫）幼时没有了爹娘，在莫斯科住过几年，在贵族女子中学读书，从那里回来以后，住在离O市五十里远的自家田庄波克罗夫斯科耶村里，跟姑妈和哥哥住在一起。这个哥哥不久后迁到

彼得堡去当差，妹妹和姑妈由他养着，直到他突然身亡，中断了前程为止，他待她们都很不好。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继承了波克罗夫斯科耶，不过没在那儿住多久；卡里金几天工夫便征服了她的心，跟他结婚以后，他们拿波克罗夫斯科耶去换了另一处收益大得多的田庄，但是地方不漂亮，也没有住宅和花园，同时卡里金又在 O 市搞到一幢房子，于是就同妻子在那儿长住下来。这房子有一座很大的花园；一边朝着市郊的田野。卡里金是个不喜欢过乡村寂静生活的人，他便决定说：“这么着，也就没必要往乡下跑了。”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不止一次地在心底里惋惜，舍不得她美好的波克罗夫斯科耶，那欢乐的小溪流，宽阔的草场，和绿油油的丛林；可是她从来也不会顶撞丈夫，一向敬佩他的智慧和阅历。而在十五年婚姻生活之后，当他留下一儿两女死去时，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对自己这幢房屋和城市生活已完全习惯，不想离开 O 市了。

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年轻时曾有过金发美人的名声；虽然年届五十，依然楚楚动人，只是略显色衰，也稍嫌臃肿一些。她这人与其说是心好，不如说多情善感，成年以后仍然保持着一些贵族女学生的气派；她自己娇惯自己，动不动就生气，若是生活上的一些小小的习惯遭到破坏，甚至还要哭上几声；不过，当事事遂心，又没人跟她顶嘴的时候，她也是非常亲切可爱的。她的家庭在这座城市里可算是最为舒适的一个。家业也很丰厚，主要不是继承而来，而是她丈夫挣来的。两个女儿跟她住一起；儿子在彼得堡一所最好的公立学校里读书。

跟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一块儿坐在窗下的老太太，

正是她那位姑妈，她父亲的妹妹，曾几何时，她跟她一起在波克罗夫斯科耶度过了那许多寂寞的年月。她名叫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别斯托娃。人家都说她古怪，一副倔脾气，对谁都当面说实话，家境再拮据，待人接物也都像拥有万贯钱财似的。她受不了已故的卡里金，侄女儿一嫁给他，她便远远躲开，回到自己的小村庄里，在一家农户的一间没有烟囱的茅屋里过了整整十年。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有些儿怕她。这位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虽然年事已高，仍是满头乌发；她眼睛灵活，身材矮小，鼻子高高的，走起路来步履矫健，腰板挺得笔直，说起话来又快又清楚，声音尖细响亮。她老是戴一顶白颜色的包住头发的小帽子，穿件白色短上衣。

“你这是怎么啦？”她突然问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你为什么要叹气，我的妈呀。”

“没什么，”那一个说，“多么美的云彩啊！”

“那么你是舍不得它们飞走啰，是吗？”

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什么也没回答她。

“格杰奥诺夫斯基怎么还不来呢？”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道，一边快速舞动着几根毛线针（她在织一条长大的毛线披肩），“他或许会跟你一块儿叹叹气的——要不他也会来乱扯点儿什么的。”

“您怎么说起人家老是那么挑剔呀！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呢。”

“值得尊敬！”老太婆没好气地重复她的话。

“他对我那过世的丈夫是多么忠心啊！”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说道，“直到现在，他一想起他还是不能不动感情。”

“那还不是应该的！是你丈夫把他牵着耳朵从污泥里给拉

出来的，”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嘟囔着，她手里的毛线针舞动得更快了。

“外表看起来多老实呀，”她又说起来了，“都满头白发了，一开口就撒谎，要不就是造谣言。还是个五等文官呢！喏，其实嘛，还不过就是个牧师的儿子！”

“谁又没点儿差错呢，姑妈？他是有这个弱点，不错。谢尔盖·彼得罗维奇嘛，当然，没受过教育，不会说法语；可是他，不管您怎么想吧，是个讨人喜欢的人。”

“是呀，他老是一个劲儿地舔你的小手儿。不会说法语嘛——有啥了不起的！我自个儿的法国‘洋话’也不怎么样。他索性什么话都不会说倒也好了，也不会撒谎了。瞧他来啦，真是巧，刚说到他，他就到了，”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朝街上望了一眼，接着就说，“瞧他正大踏步走着呢，你的讨人喜欢的人儿。好高的个子呀，真像只鹭鸶！”

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整了整自己的髻发。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讥笑地望她一眼。

“你那是什么，好像是根白头发嘛，我的妈呀？你该教训教训你的帕拉什卡。她眼睛是怎么看的呀？”

“姑妈呀，您怎么老是……”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不高兴地嘟囔着，手指头敲打着椅子的扶手。

“谢尔盖·彼得罗维奇·格杰奥诺夫斯基！”一个红面孔的小仆人从门外跳着走进来，尖声地说。

2



一个高个子的人走进来，他上身穿一件整洁的常礼服，裤子略短，戴一双麂皮手套，打着两条领带——外边一条黑的，下面衬一条白的。他全身上下，从端庄的容貌，梳光的鬓发，到一双没后跟、不发响声的皮靴，全都显得彬彬有礼、非常得体。他先向屋子的女主人鞠躬，然后向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鞠躬，再慢慢儿脱下手套，走近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的手边。他恭敬地吻了那只手，一连吻了两次，这才面带微笑不慌不忙地去坐在一把安乐椅上，把他两手的指尖搓了搓，便开始说话：

“丽莎维塔·米哈依洛芙娜身体好吗？”

“好，”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回答，“她在花园里呢。”

“叶琳娜·米哈依洛芙娜呢？”

“莲诺奇卡也在花园里——没有什么新闻吗？”

“怎么没有呢？怎么没有呢？”客人用反问的语气说，一边慢慢地眨一眨眼睛，撅一撅嘴唇，“哼……您听着呀，有新

闻，还是了不起大新闻呢：菲托尔·伊凡尼奇·拉夫列茨基回来啦。”

“菲佳！”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惊叫着，“可你，得了吧，别是你瞎编的吧，我的爹呀。”

“一点儿也不是，我亲眼看见他的。”

“喏，这也还不能算个证据。”

“他身体壮实多啦，”格杰奥诺夫斯基继续说下去，做出一副没听见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那句话的样子，“肩头变得更宽了，还红光满面的。”

“身体更壮实了，”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一字一顿地说，“好像，他的身体怎么会壮实起来呢？”

“是呀，”格杰奥诺夫斯基发表着不同的意见，“别人处在他的位置上，真会没脸见人呢。”

“这话怎么说？”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打断他的话，“这是什么胡说八道的话？一个人回到自己家乡来——你还想叫他上哪儿去？况且他也没什么做错的地方！”

“做丈夫的总是有过错的，太太，我敢对您这么说，假如妻子的行为不检点的话。”

“你这么说，老兄呀，是因为你自己还没讨老婆。”

格杰奥诺夫斯基勉强地微微一笑。

“请允许我好奇地问一句，”一阵短短的沉默之后他问道，“这条漂亮围巾是给谁织的呀？”

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冲他急速地瞟了一眼。

“给那么个人织的呀，”她反唇相讥地说，“那个人他从来不造谣，不要奸，不编瞎话，要是世上还有这么个人的话。菲佳我可是知道的；他只是错在把老婆宠坏了。喏，他可是恋爱

结婚的呀，这种恋爱结婚的事儿是从来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哟，”老太太斜着眼睛望了望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一边站起来，“这会儿，我的老兄呀，随你高兴拿谁去磨牙吧，拿我也行；我走啦，不来碍你们的事儿啦。”于是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便走掉了。

“瞧她老是这样子，”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目送她姑妈走开，同时说道，“老是这样子！”

“上年纪啦！有什么办法！”格杰奥诺夫斯基说，“瞧她说的：不要奸。这年头儿谁不要奸？就这种世道嘛。我的一个朋友，一位非常可尊敬的人，并且，请容我奉告，一位官职不低的人物，他就常说：这年头儿呀，就说一只母鸡吧，它要捞到一粒谷也得耍点儿奸——一个劲儿地打主意，要能从旁边儿绕过去，把这粒谷捞到嘴就好啦。可我只要是瞧您一眼呀，亲爱的太太，就知道，您的性情可真是天使一般的；请让我吻一吻您的雪白的小手儿吧。”

玛丽娅·德密特里耶芙娜轻轻一笑，把自己一只圆乎乎的手伸给格杰奥诺夫斯基，小指头向外叉开着。他把嘴唇贴上去，而 she 把自己的椅子向他移近些，微微俯过身子去，低声地问他：

“那么您看见他了？他真的是——没什么，身体很好，很快活？”

“是很快活，是没什么。”格杰奥诺夫斯基悄悄地说。

“那您听说没有，他妻子这会儿在哪里？”

“最近一段时间在巴黎；现在嘛，听说，搬到意大利去啦。”

“非常之可怕啊，真的——我说菲佳的处境；我不知道他